

父亲

嵇康澄 Kangcheng Ji

泓河中文学校, Sir John A. Macdonald S.S.

父亲是个乡下人，不善交际，甚至与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只是普通的问好与责备。用母亲的话说，父亲是一个智商高但情商低的人。

父亲在我还在幼儿园里和小伙伴玩泥巴的时候来到了加拿大，为了我们家的未来打拼。以至于我心中对于父亲那些并不清晰的记忆又被蒙上了一层灰。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在加拿大事业小成，第一次回国来探亲。放学时他来接我回家，我却装作不认识他，四处寻找着母亲的身影。然而并没有发现母亲那熟悉的身影，我只好咬了咬嘴唇，硬着头皮，尴尬地向那个陌生人一样的父亲打了个招呼，然后一言不发地跟着他后面走回了家。

不知从几时起看到父亲心中会觉得陌生，虽说血浓于水，但是那渐渐疏远的关系并不会被掩盖；不知从几时起全家一起出去游玩时总是我和母亲与姐姐跑在前面，却忘了那默默跟在后面注视着我们的父亲的孤独身影；不知从几时起我只知道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却遗忘了父亲那坚实而又温暖的臂膀。

好在母亲一直作为家中的调和剂，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与姐姐跟父亲那曾日渐疏远的关系。

稍微长大一点以后，母亲会常叫我和父亲一起在晚饭后出去散步。走在路上，父亲不时地会和我谈论一些学校的事。每当我的某些作为勾引起了父亲的回忆，他的话匣子也会罕见地打开，和我叨一些母亲也不一定知道的事情。但跟多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安静的听者凝视着前方慢慢前行，一言不发。

不时地，母亲也会让父亲来教我奥数。每当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解释，父亲这位“学霸”就又出现了。放下他那平常的不善言语，耐下心来慢慢解释。不时地，奥数题会涉及到一些学校还没教过的内容。父亲总会给我写一张“要点大纲”，概括这内容下的大部分常用知识。我不太理解的部分还会详细地为我解释个三、四遍。

慢慢地，我的心中的父亲这个曾经模糊不清的形象也被一点一滴地树立了起来。

父亲的名字是根定，他说大概是爷爷奶奶想要他不忘家乡，常回去看看，让爷爷奶奶也有向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为了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他们，父亲每年都要回老家一至两次。老家叫嵇家庄，似乎是提醒那些为了养家糊口而外出打拼的村名们这里才是他们的家，要常回家看看。每年回去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风景，我每次都要问父亲，为什么不从上次的路走？父亲每次都会耐心地说，只要你心向着那里，跟着心走，一定能到。老家是一个躲在丛林与湖泊里的小村庄，每当经过进村子前那九九八十一岔路口，父亲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路线。每当我问起时，父亲说他也记不清大概的路了，但是回家靠的是直觉。

有时我和父亲都罕见地空闲时，他会让我和他一起去门前拿出椅子晒晒太阳。这时的父亲，基本都比较健谈。父亲常说等他退休了，并且我和姐姐的事业也有了着落，他想回嵇家庄操起旧业，干点农活，养些鸡、鸭、鹅之类的，当回一个本份的农民。父亲认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圆了爷爷奶奶这个“根定”的梦，也可以顺便以此为乐，也好打发些日子。

日后，当我翻开那布满灰尘的相簿，注视着那高大的男人，想起我年幼时他抱着我的满脸笑容；我青年时他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数学题；以及我成年后他听我讲我自己的事时那慈祥的表情。我是否会后悔没有珍惜眼前人，让他的爱没有了回应？

读者们，请珍惜眼前人，不要把那份微弱的爱封尘。除了母亲，还有一个人会在你的生命里注视着你，看你成长。